

现代汉语语法问题解析

陆俭明¹

提要

作为现代汉语的使用规则，现代汉语语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汉语语法中存在的那些具有一定相似性或相关性的定义与结构，非常容易造成混淆，也因此成为了现代汉语研究中的难点。本文将这些易混淆点归为语法单位、词类、句法成分三类，从来源、定义、类别、结构、含义、语用特点等方面，通过举例说明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详细地进行了全面解析。

¹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语法单位

1. 字和词是一回事吗？

回答是否定的：“字和词不是一回事——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文字书写单位，而词是造句单位。”可是，当你去问一般的中国人：“《论语·里仁》里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是怎么组成的？”他们会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说法回答说：“由七个字组成的。”而不说：“由七个词组成的。”传统只说“实字”、“虚字”，而不说“实词”、“虚词”；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书《马氏文通》里也用“字”，不用“词”，说“名字”、“动字”等，不说“名词”、“动词”等。这为什么？那是因为：

第一，在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进入中国之前，人们没有“词”（word）这个概念；“词”这个概念，这个术语来自英语语法。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语法书是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这部语法书用了“词”这一概念和术语，而这部语法书是以英国的纳氏语法书为蓝本的。纳氏语法书就是英国语法学家纳斯菲尔德（J. C. Nesfield）1986年所编写的《英语语法丛书》（*English Grammar Series*, 1986）。

第二，古汉语里绝大部分是单音节词，而汉字，也是一个字一个音节，这就造成一个错觉，汉语的造

句单位是字；因此从《说文解字》以来，不要说研究汉字的文字学，就是研究汉语语音的音韵学和研究词义的训诂学，都以“字”为研究对象。

以上两点可能是造成中国人历来只有“字”这个概念没有“词”这一概念的原因。

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传入，再说现代汉语里双音节的词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于是开始将字和词区分开，但那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事了。

总之，研究句法不以字为单位，而以词为单位。词是造句单位，字则是书写单位，二者不要混淆。

2. 字和语素是一回事吗？

上面说了，字和词不是一回事；无疑字和语素也不能是一回事。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语法单位，是最小的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简称“音义结合体”），它的功用是构成词，所以称它是“词的建筑材料”。例如，上面举过的“弟弟不吃白菜”这句话里就包含“弟”“弟”“不”“吃”“白”“菜”六个语素，每个语素都既有声音，又有意义。语素的特点是不能再被分割为更小的音义结合体，如语素“弟”如果单纯从语音上或意义上看，都还可以分析为更小的单位——语音上，可分析为一个去声声调，一个声母 d 和一个韵母 i；意义上，可以分析出若干义素，如 [+事物，+具体事物，+有生命体，+动物，+人类，+男性，

+同辈中年幼者，……]。但是，从音义结合的角度说，它不能再被分割为更小的单位了，所以“弟”是汉语中的一个语素。

由于汉字只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所以书面上的汉字跟实际的语素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a. 有的汉字只代表一个特定的语素，如“采【买入】、掂【用手托着东西上下晃动估量东西的轻重】、巅【山顶】、叼【用嘴夹住（东西）】”等。这类汉字只占整个汉字的极少部分。

b. 多数汉字，同一个汉字可以代表几个语素。这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同一个汉字代表几个同音的语素，如“片(piàn)”：①指平而薄的东西；②指较大地区内划分出的较小地区；③指电影、电视剧；④指用刀横割或横切成薄片；⑤不全的，零星的；⑥量词”。这就是说“片”这个汉字起码可以代表6个语素。

另一种情况是，同一个汉字代表不同音的语素，如“乐”：①“快乐”的“乐(lè)”；②“音乐”的“乐(yuè)”。再如“了”：①表示完结义的“了(liǎo)”；②作为助词的“了(le)”。

c. 有的汉字，可以代表语素，但是在有的词里，它并不代表语素，不表示意义，只是作为一个音节的代表。音译词里的汉字多数是这种情况。例如：“沙”和“发”本身都有意义，都可以代表语素，但是在

“沙发”这个音译词里，都不表示意义，都只是分别作为词里的一个音节的代表；“奥林匹克”里的“奥”、“林”、“匹”、“克”也是这个情况。

d. 有极少数汉字，不表示任何意义，从来不是汉语语素，纯粹是作为一个音节的代表。例如：“咖啡”里的“咖”和“啡”，“蟋蟀”里的“蟋”和“蟀”，以及“垃圾”里的“垃”和“圾”等；“咖啡”、“蟋蟀”、“垃圾”本身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语素，它们都是双音节语素。

3. 单音节语素和单音节词如何区分？

这里实际是要分清语素和词的不同。语素，上面我们说了，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其功用是构成词，其特点是不能再被分割为更小的音义结合体。词呢？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二者的差别就在于，谈到语素，不考虑它能否独立运用，只考虑它是否是一个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如果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就是语素；而谈到词，必须考虑它是否能独立运用，它的功用是构成词组和句子。所谓独立运用，就是指能独立自主地跟其他许多词发生组合以形成词组或句子。现在看下面两组汉字：

a. 人、气、狗、看、驴、鸡、吃、红、寄、湿、平

b. 韧、器、苟、堪、虑、机、弛、弘、际、始、萍

a 组、b 组都可以看作语素，因为都是最小的音义结

合体；但是，a 组都能单独成词；而 b 组都不能独立成词。所以，a 组，从语素平面看，分别都是语素，因为它们都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从词平面看，又都是词，因为它们都是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而 b 组，从语素平面看，是语素；从词平面看，不是词，因为都不能独立运用。

4. 词和词组如何区分？

一般说，词和词组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如“关心”是词，“吃苹果”是词组。那为什么会有人提出“词和词组如何区分？”的问题呢？原因是：

第一，汉语的句法规则跟构词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汉语在书写上，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

上述两个原因致使我们有时从字面上难以区分某些双字组合到底是词还是词组，特别是一个由两个都能单独成词的单音节语素组合成的双音节词和一个由两个单音节词组成的双音节词组，二者难以区分。例如“白药”和“白马”——“白、药、马”都分别是语素，又都能独立运用，单独成词；但在汉语研究者心目中也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好，“白药”是词，“白马”则是词组。那怎么区分呢？主要得记住以下三点：

第一点，一个组合 AB，如果它的意思不能从它的

组成成分 A 和 B 的意思推知，那么 AB 这个组合，肯定是词。例如“白药”、“关心”、“片面”、“内行”等。

第二点，一个组合 AB，如果能够不止一次扩展，即可以不止一次地加入某个成分将 A 和 B 分开，那么 AB 这个组合，不是词，是词组。比较：

a. 因为“白马” $\Rightarrow$ “白的/马” $\Rightarrow$ “白的/一匹//马”，

而“白的/一匹//马”=“白马”，

所以“白马”是词组。

b. 因为“白菜” $\nRightarrow$ “白的/菜”

“白的/菜” $\neq$ “白菜，

所以“白菜”是词。

第三点，有的组合 AB，不能扩展，例如“很丑”不能扩展，既不能说成“*很地丑”，也不能说成“*很不丑”，这样看来“很丑”该是词了；但是，“很”跟“丑”的组合是属于开放性的能产性组合，即可以类推，如“很坏、很臭、很脏、很闹……”。如果 AB 是属于这样的情况，是词组，不是词。

5. 口语中存在这样的对话：“谁？”
“我。”——在那对话里的“谁”和“我”是语素？
还是词？还是句子？

对于上面对话里的“谁？”“我。”，我们不能

简单地回答说“是语素”，或者说“是词”，或者说“是句子”。比较合适、可取的回答应该是：那对话里的“谁？”和“我。”分别是两个句子，哲两个句子都分别是由“谁”这个词和“我”这个词加上句调实现而成的，所以一般称之为“独词句”；而“谁”和“我”这两个词呢，又分别由“谁”和“我”这两个语素单独构成的。这样说来，从句子的平面看，“谁？”“我。”首先该分别看作句子，因为它们都是前后有较大停顿、伴有一定句调的表达单位。从词的平面看，“谁”和“我”又分别是词，因为它们分别是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从语素这个平面看，“谁”和“我”又分别是语素，因为它们分别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6. “哥”和“弟”除了意义上区别外，从语法上来说，它们有区别吗？

有区别。区别在于“哥”可以独立成词，如：“我有两个哥。”“哥，你快来！”可是，“弟”不能独立成词，我们不能说：“*我有两个弟。”“*弟，你快来！”一定得说：“我有两个弟弟。”“弟弟，你快来！”

跟“哥”类似的，如“姐、爸、妈”等；跟“弟”类似的，如“妹、叔、姑”等。

二、词类

1. 动词和形容词怎么区分？

跟有的语言（如英语、俄语等）比较起来，汉语里的动词和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有更多的相同点——都能受“不”的修饰，都能作谓语或谓语中心，都能带补语，因此目前汉语语法学界一般都将他们合称为“谓词”（predicative）。动词和形容词的区分，主要综合运用两条标准：一是能否受“很”一类程度副词的修饰；二是能否带宾语。按这两条标准，实际将会看到以下四种情况：

	受“很”修饰	带宾语	例词	词类
A.	+	—	干净、酸	形
B.	—	—	游泳、蔫	动
C.	—	+	参加、吃	动
D.	D ₁ +	一致 +	喜欢、爱	动
	D ₂ +	对立 +	方便、苦	形兼动

A 属于形容词；B、C、D₁ 属于动词；D₂ 是形容词兼动词——带宾语的情况下是动词，不带宾语的时候是形容词。

2. 形容词和副词怎么区分？

对于汉语里的形容词和副词的区分，要记住两点：

第一，不要认为能作状语的词就是副词；汉语里能作状语的词，除了副词，还可以是形容词、名词、动词、代词等。请看：

- a. 你们立刻离开这里！ 【副词作状语】
- b. 你得认真学习中文。 【形容词作状语】
- c. 我们电话联系！ 【名词作状语】
- d. 王刚讽刺说：“…” 【动词作状语】
- e. 他们哪里来的？ 【代词作状语】

第二，只能作状语、不能作别的句法成分的词才是副词。

如果处于状语位置上的词，能受“很”修饰，而且受“很”修饰时跟作状语时的意思没有区别，那么那个作状语的词不是副词，是形容词。上面举的 b 例“你得认真学习中文”里的“认真”是作状语，但它跟“他很认真，你不认真。”里的“认真”在意义上是一样的，都表示“严肃对待，不马虎”的意思。所以，那 b 例里的“认真”是形容词，不是副词。

3. “自动、正式、高速”属于哪个词类？

“自动、正式、高速”属于哪个词类？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因为这几个词的语法功能很特别。它们都既能作定语，又能作状语，而且在意思上没有什么区别。例如：

作定语 作状语

自动:	自动阳伞 自动步枪	自动放弃 自动打开
正式:	正式提案 正式编制	正式停业 正式宣布
高速:	高速列车 高速公路	高速发展 高速前进

这看来似乎跟前面提到过的“认真”一样。其实不一样——“认真”能受“不”和“很”的修饰（不认真 | 很认真），“自动、正式、高速”都不能受“不”和“很”的修饰；“认真”能作谓语中心（他很认真），能带补语（认真极了 | 认真得很），能作补语（他学得认真，学得刻苦），“自动、正式、高速”除了作定语、状语外，都不作谓语中心，都不能带补语、不能作补语。所以，“自动、正式、高速”的语法功能很特别，现代汉语里哪一类词，它们都归不进去。怎么办呢？目前汉语语法学界比较倾向于将它们看作兼类词，兼区别词（也称为“非谓形容词”）和副词——作定语时，是区别词的用法；作状语时，是副词的用法。

4. “刚刚”和“刚才”是属于同一类词还是属于不同的词类？

“刚刚”和“刚才”不少人以为它们意义差不多，所以都将它们看作副词。其实它们是属于不同的词类——“刚刚”是副词，因为它只能作状语，不能作别的句法成分；而“刚才”是名词（时间名词），

a. 刚才那孩子 | 刚才的事情 【作定语】
b. 刚才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 【作主/宾语】
c. 刚才才是几点钟？ 【作主语】

5. 怎么区分介词和动词?

介词 动词

- a. 比 他比我能干 我们比什么 | 我们俩比一比 |
我们比爬高
- b. 用 他用刀切菜 你用那把刀 | 这把刀别用 | 我写

字用毛笔

- c. 在 他在家看书 你妈妈在吗 | 妈在房间里 | 我明天在曼谷
- d. 到 他到书店买书 他已经到了 | 我到泰国了 | 他明天到曼谷
- e. 往 他往东去了 你先往东, 再往南 | 再往南就是张家村
- f. 朝 他朝南走了 他们家大门朝北 | 面北朝南的房子凉快

6. “吗”和“呢”的用法区别在哪里?

“吗”和“呢”都是疑问语气词, 主要用在疑问句句尾表示某种疑问语气。要了解“吗”和“呢”用法上的区别, 必须先了解现代汉语里疑问句的类别。现代汉语里的疑问句可以分为四小类:

A. 是非问句, 如: “她不在家?” “今天星期二?” “这种菜他们也吃?” 是非问句在组成句子的词语上没有什么特点, 跟陈述句差不多, 只是句调不同——是非问句是升调, 陈述句是降调。试比较:

- (1) a. 她不在家? 【是非问句】↗
 b. 她不在家。 【陈述句】↘
- (2) a. 今天星期二? 【是非问句】↗
 b. 今天星期二。 【陈述句】↘
- (3) a. 这种草他也吃? 【是非问句】↗

c. 这种草他也吃。 【陈述句】

B. 特指问句，如：“谁先走？”“你想喝些什么？”“你要买多少？”“我们去哪里？”特指问句的特点是组成句子的词语中一定有实指的疑问代词，如上面例子里的“谁”、“什么”、“多少”和“哪里”等。

C. 选择问句，如：“你们去北京还是去上海？”“你说啊，到底是贵还是便宜？”“你买香蕉还是苹果？”选择问句的特点是句中含有“（是）A 还是 B”这样的选择疑问形式。

D. 反复问句（也叫“正反问句”），如：“你不去上海？”“他明天回来不回来？”“这衣服漂亮不漂亮？”“他看没看电影？”“那榴莲你吃没有吃？”反复问句的特点是句中含有“A 不 A”或“A 没 A”这样的反复疑问形式。在口语中也可以简化为“A 不”、“A 没有”，如上面举的两个问句：“他明天回来不回来？”“那榴莲你吃没有吃？”口语里常说成：“他明天回来不？”“那榴莲你吃（了）没有？”

不难发现，从字面上看，是非问句不含有疑问形式，而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反复问句都含有疑问形式。为区别起见，一般将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反复问句统称为“非是非问句”，以与是非问句相对。

现在来说疑问语气词“吗”和“呢”用法上的区别。“吗”只用于是非问句末尾，不用于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反复问句的末尾；而“呢”正相反，只用于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反复问句的末尾；不用于是非问句末尾。二者正好形成互补的局面。请看：

	是非问句	特指问句	选择问句	反复问句
吗	+	-	-	-
呢	-	+	+	+

7. “你妈要不同意呢？”属于“是非问句”还是属于“非是非问句”？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妈要不同意呢？”这个问句，就句末使用的疑问语气词来看，这个问句不应该是“是非问句”，因为是非问句末尾是不能用疑问语气词“呢”的；可是如果将句尾的疑问语气词“呢”去掉，整个句子在词语形式上又跟陈述句一样，没有疑问形式，而这一点却正是“是非问句”的特点。这样，“你妈要不同意呢？”这样的问句到底属于什么疑问句，就让人搞不清楚了，就提出疑问了。

事实是，“你妈要不同意呢？”不是是非问句，而是“非是非问句”——是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或反复问句的一种省略形式。这也就是说，“你妈要不同意呢？”在有的上下文里，它可以是特指问句的省略

形式；在有的上下文里，它可以是选择问句的省略形式；在有的上下文里，它又可以是反复问句的省略形式。请看对话实例：

(1) 张三：你妈要你去杭州可你想去上海，你妈同意吗？

李四：我去上海的事儿还没有跟我妈说呢。

张三：你妈要不同意呢？

(=你妈要不同意怎么办呢？)

【特指问】

(=你妈要不同意那你去杭州还是去上海呢？) **【选择问】**

(=你妈要不同意那你去不去杭州？)

【反复问】

8. “房间打扫了。”这句话里的“了”是助词“了₁”还是语气词“了₂”？

对于“了(le)”，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分为两个，一个是助词“了₁”，一个是语气词“了₂”。它们的区分是：

“了₁”用在句中动词、形容词或动结式后面，表示行为动作或事件的实现或完成，如：“吃了饭去看电影。”“这一来就大大方便了顾客。”

“了₂”则用在句子末尾，最典型的位置是句末名词性词语的后面，表示新情况的出现，如：“他们家

买房子了₂。”“她能吃些稀饭了₂。”

“房间打扫了。”里的“了”，有点特殊，第一，这个“了”直接用在动词后面，按这个情况似应看作“了₁”；可是它又处于句末，按这个情况似应看作“了₂”。那么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事实上，“房间打扫了。”细细体会，可以表示两种意思，一种是“房间已经打扫了”的意思，如在下面的对话里：

(1) 问：房间打扫了吗？

答：房间打扫了。

按这个意思，例(1)句末的“了”是表示事件或行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该分析为“了₁”；另一种意思是“房间先前不打扫，现在打扫了”，如在下面的对话里：

(2) 问：现在房间也归她打扫了？

答：是，现在房间也归她打扫了。

例(2)句末的“了”是表示新情况的出现，该分析为“了₂”。这样看来，“房间打扫了”里的“了”，有时是“了₁”，有时则是“了₂”。我们不妨可以标作“房间打扫了_{1/2}”。

注意，“房间干净了。”“花红了。”这类句子，“了”在句末，但附在形容词之后，其中的“了”分析为“了₂”较为合适，因为这些句子主要表示新情况

的出现。

在实际的汉语教学中，也可以不去引导学生区分“了₁”和“了₂”，可以说：

“了”既可以表示行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也可以表示新情况的出现。一般说，如果出现在句子中间的动词之后，表示行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如果出现在句子末尾，一般表示新情况的出现，除非直接跟在处于句子末尾的动词后面，则有时可能表示行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

9. “衣服干/湿了”里的“干/湿”是形容词还是动词？

“衣服干/湿了”里的“干/湿”是形容词，不是动词。我们不要以为形容词一加上“了”就变成动词了。在现代汉语里能带“了”的不限于动词，形容词也可以带“了”，甚至名词也可以带“了”，如：“他已经大老板了！”

10. 动词、形容词出现在主语位置上，仍然是动词、形容词呢，还是转成名词了？

对于这个问题，汉语语法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上个世纪 60 年代之前，基本上都认为动词、形容词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就转成名词了。60 年代之后，具体说，在朱德熙、卢甲文、马真合写的文章《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发表之后，又基本都倾向于认为动词、

形容词出现在主语位置上虽然事物化了，但仍然是动词、形容词。但也有学者会时不时地重申前一种意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英语、俄语等形态 (morphology) 丰富的语言，作主语的只能是名词性词语，动词、形容词作主语的话，都得在形态上要有所变化——或通过加词缀的办法变成名词，例如：

	动词	名词
行动	act	action
建设	construct	construction
访问	visit	visitation
仁慈	kind	kindness

或者，像动词，采用不定式 (infinitive) 或动名词 (gerund) 的形式。例如：

	(verb)	(infinitive)	(gerund)
	动词	动词不定式	动名词
朗读	read	to read	reading
游泳	swim	to swim	swimming
访问	visit	to visit	visiting
召集	call	to call	calling

也有不变化的，例如 audit (v/n 审核，查账)、augment (v/n 增补)、call (v/n 呼叫，通话)、segment (v/n 切分)、sell (v/n 销售) 等，但这些词进入句子，用

作动词用作名词所处语法位置不同；进入句子后的词形变化也不同。总之，由于有形态，这些语言不存在汉语那样的问题。

那么汉语里动词、形容词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到底怎么看待呢？事实上动词、形容词出现在主语位置上还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说，应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确实名词化了，表示指称，只是没有形式标记罢了。例如：

(1) 游泳对身体有好处。

(2) 虚心是人的一种美德。

例(1)、(2)这里的“游泳”实际上已经不是指游泳这一具体的行为动作，而是指一种运动项目，“虚心”是指一种求知、待人的态度。例(1)、例(2)里的“游泳”、“虚心”都是表示指称，不表示陈述。这不妨可以看作是零派生的名词化。

另一种情况是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还是动词、形容词，还是表示陈述。这种情况从本质上说，实际是小句作主语，只是因为省略的缘故，在表面作主语的只剩下动词、形容词性词语了。例如：

(3) 你说吧，干有什么好处？不干有什么害处？

(=我们于这件事有什么好处？我们不干这件事有什么害处？)

(4) 大一点儿好看。(引自朱德熙《语法讲义》7.4.1, 101 页)

(=衣服大一点儿好看。)

我们看到，俄语也好，英语也好，实际上也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动词、形容词名词化后作主语，一种是小句作主语，只是汉语跟俄语、英语不同，在俄语、英语里，动词、形容词性词语跑到主语位置上要在形式上加以处理，使之具有名词化的形式，如上面已经说过的；而小句作主语是要通过关系代词使之名词化。

11. 怎么区分“的”、“地”、“得”？

现代汉语里的“的”、“地”、“得”都是粘附在别的词语后面的虚词，而读音都是“de”，所以容易混淆。其实这三个助词在用法上是有分工的。怎么区分？首先要记住“地”和“得”的用法：“地”只用在状语和中心之间，例如：

(1) 我们要认真地工作。

他悄悄地走到我的身边。

王老师严肃地对同学们说：“……。”

他们俩面对面地坐在草坪上。

而“得”只用于动词或形容词跟它们所带的补语之间。例如：

(2) 大家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他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3) 她房间整齐得很。

现在蔬菜贵得不得了。

(4) 今天写得玩写不完？

放心，我拿得动！

其他场合就用“的”，主要是三种情况：

1. 定语和中心语之间如果出现“de”，用“的”，例如：

(5) 爸爸的电脑 | 我们的学校

干净的衣服 | 宽敞的教室

木头的桌子 | 今天的温度

2. 谓语末尾如果出现“de”，用“的”，例如：

(6) 那宝塔高高的 | 她的裙子挺漂亮的

他走得很快的 | 衣服洗得很干净的

她是昨天来的 | 我明天会看见她的

3. 名词性的“的”字结构必须用“的”，例如：

(7) 那裙子，我觉得蓝的比红的好像更好看。

蔬菜、水果一定要买新鲜的。

这都是姑妈送给我的。

三、句法成分

1. 定语和状语怎么区分？

首先要注意，不能简单地说“名词的修饰语是定语，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是状语”。要知道，由于汉语的词既没有形态标记，进入句子后也没有形态变化，所以汉语里的动词、形容词前的修饰语不一定都是状语，名词前的修饰语也不一定都是定语。请看：

- (1) a. 刚刚研究 | 需要认真调查 【状语】
 b. 语法研究 | (要进行) 彻底的调查【定语】
- (2) a. 十分自由 | 的确很幸福 【状语】
 b. 个人自由 | 人生的幸福 【定语】
- (3) a. 我们团长 | 下周二 【定语】
 b. 我才团长 | 明天的确星期二 【状语】

对定语、状语的比较科学的定义是：

定语是名词性偏正结构里的修饰语。

状语是谓词性偏正结构里的修饰语。

2. 宾语和补语的区别

宾语是居于动词后的一个句法成分，补语是居于动词或形容词后的一个句法成分；人们对形容词后的补语成分不会去跟宾语相混，容易相混的是动词后的宾语和补语。

西方语言里也有宾语和补语，但由于它们是有形

态的语言，而且作宾语跟作补语的词性不同，所以不会相混。例如：

- (1) a. The water froze solid.
b. I wiped the table clean.

可是汉语一则没有形态标记；二则汉语动词所带的宾语可以是名词性的成分，也可以是动词或形容词性的成分。例如：

- (2) a. 想孩子。【“想孩子”是动宾关系】
b. 想打球 【“想打球”是动宾关系】
c. 想清楚 【“想清楚”是动补关系】
(3) a. 洗干净。【“洗干净”是动补关系】
b. 爱干净。【“爱干净”是动宾关系】
(4) 我看懂了。
a. = (我) 看懂/了 【动补关系】
 ≡ (我) 已经懂了
b. = (我) 看/懂了 【动宾关系】
 ≡ (我) 认为懂了 [“看”是
 “认为”的意思]

这样，当宾语为动词或形容词性的成分时，就容易让人糊涂，分不清在动词后的动词或形容词性的成分是宾语还是补语。

区分动词后的成分是宾语还是补语，只要记住两点：

一、如果动词后的成分是一个名词性成分，一定是宾语。

二、如果动词后的成分是一个动词或形容词性成分，那就看能否插入助词“得(de)”，能插入的，是补语；不能插入的是宾语。试比较：

动宾：想打球

爱干净

看懂了

动补：想清楚

洗干净

3. “看三次”、“看三天”里的“三次”、“三天”是补语还是宾语？

汉语里的数量词有三类：

A. 由名量词组成的数量词，如“三本、五张、两个”等；

B. 由动量词组成的数量词，如“三次、五回、两遍”等；

C. 由时量词组成的数量词，如“三天、五秒、两年”等。

动词后的数量词如果由名量词组成的，如“看三本”，汉语语法学界都认为那数量词是作宾语；可是当动词后面出现的是由动量词组成的数量词，如“看三次”，或由时量词组成的数量词，如“看三天”，

就有不同意见了——早期更多的人认为那“三次”、“三天”是补语，现在更多的人认为那“三次”、“三天”是宾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意见呢？主要是考虑的角度不同。

认为是补语，那是更多的从意义上考虑的。从意义上来说，作为动词的补语，都是补充说明动词的结果、情状、程度量的；“看三次”和“看三天”里的“三次”、“三天”也都是来补充说明行为动作的量的，而不是像“看三本”里的“三本”那样是来说明动词所支配的对象的量的，所以分析为补语。

认为是宾语，那是更多的从形式上考虑的。从形式上来说，“看三次”、“看三天”，跟典型的、公认的动宾结构存在着平行的变换情况。请看：

看三个电影 看了/过三个电影⇒ 一个电影也没/不看（过）

看电影⇒ 看了/过电影⇒ 电影也没/不看（过）

看三本⇒ 看了/过三本⇒ 一本也没/不看（过）

看了三次⇒ 看了/过三次⇒ 一次也没/不看（过）

看了三天⇒ 看了/过三天⇒ 一天也没/不看（过）

大家一定会问：“那么到底该把‘三次’、‘三天’看作宾语呢，还是该看作补语呢？我们该怎么看呢？”这里大家一定要明了，分类有一定的相对性。实际上，“三次”、“三天”归到补语，也该看作补

语里的一个特殊的小类；归到宾语，也该看作补语里的一个特殊的小类。只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先前将它们归入补语的学者，将它们称为“数量补语”，认为是补语中特殊的一小类；同样，将它们归入宾语的学者，将它们称为“准宾语”，认为是宾语中特殊的一小类。对大家来说，认识到刚才讲的这一点是更重要的。所以在你们实际教学中，看作补语还是宾语？都可以，但是一定要跟学生交代清楚，那是补语或宾语中特殊的一小类。

4. 述补结构有哪些类型？

如果将“看三次”、“看三天”也归入述补结构，那么述补结构可以分为以下七小类：

(A) 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如“刷白、染红、洗干净、说清楚、问明白、看懂、写完、建成”等，补语表示行为动作的结果。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的特点是：述语和补语都是简单的，即都由单个儿词充任；补语和述语直接粘连，中间不用“得”；可以中间插入“得/不”，转换成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如“洗得干净、洗不干净、看得懂、看不懂”等。

(B) 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如“走去、跑来、飞出去、吐出来、送上去、拿下来”等，补语表示行为动作的某种趋向，更确切地说，表示与动作相关的事物的位移的趋向。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的特点

是：述语和补语都是简单的，即都由单个儿词充任；作补语的一定是趋向动词；补语和述语直接粘连，中间不用“得”；可以中间插入“得/不”，转换成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如“走得出来、走不出来、拿得下来、拿不下来”等。注意，有些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其补语不表示实指的趋向，只表示某种引申意义，如“说下去、涨上去、闻起来、热下去、凉下来”等。

(C) 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整个结构表示某种可能性。一般说来，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和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如果中间插入“得/不”，就构成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插入“得”，形成肯定式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插入“不”，形成否定式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例如：

洗干净 ~ 洗得干净、洗不干净

看懂 ~ 看得懂、看不懂

走出来 ~ 走得出来、走不出来

拿下来 ~ 拿得下来、拿不下来

(D) 带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如“洗得很干净、笑得肚子都疼了、干净得一点灰尘都没有”等，补语描述某种情状以说明行为动作或性状所造成的结果或所达到的程度。带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的特点是：属于和补语之间一定有“得”；作补语的成分可以是

简单的，只是一个单词，如“洗得干净、干得好”，也可以很复杂，如“（他）气得恨不得把在场的所有的人都骂一通”。注意，当作状态补语的成分是一个单独的形容词，由此形成的带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跟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的肯定式，在字面上一样。例如：
洗得干净

单从字面上看，既可以将它看作带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又可以将它看作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因此会有歧义。但是在语音上有差别：作为带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重音在作补语的“干净”上；作为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重音则在作述语的“洗”上。即：

洗得‘干净 【带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

‘洗得干净 【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

(E) 带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如“棒极了、难过死了”和“好得很、酸得不得了”等，补语表示极高的程度。带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的特点是：都是凝固性格式。可以分为带“得”和不带“得”两小类，常见的如下：

带“得”的：

～得很——如：好得很 | 壞得很 | 熱得很
| 喜歡得很

～得不得了——如：好的不得了 | 壞得不得了
| 熱得不得了 | 喜歡得不得了

～得了不得——如：好得了不得 | 壞得了不得 | 熱得了不得 | 喜歡得了不得

～得慌——如：悶得慌 | 煩得慌 | 氣得慌 | 膩味得慌

不帶“得”的：

～极了——如：好极了 | 臭极了 | 安静极了

～死了——如：脏死了 | 想死了 | 高兴死了

～坏了——如：气坏了 | 饿坏了 | 高兴坏了

～透了——如：坏透了 | 糟透了 | 糟糕透了

帶“得”的一類，除了“～得慌”這一格式受限制外，其他的格式對形容詞沒有什麼選擇性；不帶“得”的一類，除了“～极了”這一格式對形容詞沒有選擇性外，其他的格式都有限制。程度補語不管是哪一類，都是強調程度之深。

注意，像“熱死了”會有歧解。如果把它看作是帶結果補語的述補結構，那整個結構表示某個有生命的事物因為太熱而死亡了；如果把它看作是帶程度補語的述補詞組，那整個結構表示“很熱很熱”的意思。

(F) 帶時地補語的述補結構，如“放在抽屜里”、“等到明天”，補語表示處所或時間，由此得名。帶時地補語的述補結構的特点是：作補語成分的一定是一個介詞結構，介詞的賓語或是表示處所，或

是表示时间。现代汉语中能作时地补语的介词结构，常见的有以下几个：

“在……”——坐在地上 | 生在 1980 年

“于……”——生于官宦人家 | 写于 1990 年 12 月

“到……”——爬到树上 | 坐到天亮

“自……”——来自日本 | 选自《论语》

【“自……”作补语不表示时间】

“向……”——飞向月球 | 走向明天

“往……”——开往北京 | 飞往香港

(G) 带数量补语的述补结构，如“看三次、写三遍”和“看三天、死了三年了”等，补语表示行为动作的量或行为动作持续、间隔的时间。带数量补语的述补结构的特点是：作补语的成分一定是由动量词或时量词组成的数量词。也有学者将这些数量词分析为宾语，称为准宾语。

5. 递系结构（即兼语式）和连动结构的区分

递系结构，也称为“兼语式”，最典型的例子是“请他来”、“让他走过去”等；连动结构，也称为“连谓式”，最典型的例子是“去图书馆借书”、“开着窗子睡觉”等。递系结构和连动结构有一定的共同点：第一，都是动词性词语的连用；第二，各个动词性词语的排列都遵循“时间先后的原则”。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具体如下：

第一，递系结构，其组成成分只限于两个动词性词语，用符号表示的话，可以是：

$$VP_1VP_2$$

连动结构则可以不限于两个动词性词语，如“（他）听见响声₁，连忙起身₂，披上衣服₃，穿上鞋₄，奔到外屋₅，开门₆，出去₇，看个究竟₈”，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无限，用符号表示的话，该是：

$$VP_1VP_2VP_3VP_4\cdots\cdots VP_n$$

第二，即使连动结构也只包含两个动词性词语，跟递系结构也有区别——递系结构的前一项一定是动宾结构，如“请他来”、“让他走过去”的前一项“请他”、“让他”都是动宾结构；而连动结构的前一项不一定是动宾结构，如“开门出去”、“出去看看”，前一例的前一项“开门”是动宾结构，后一例的前一项“出去”就不是动宾结构。

第三，即使包含两项的连动结构前一项也是动宾结构，跟递系结构还是不同——递系结构前一项那动宾结构的宾语成分，在意念上一定是后一个动词性成分的施事或主事，如“请他来”、“让他走过去”的前一项“请他”、“让他”的宾语都分别是后面那个动词性词语“来”、“走过去”的施事，再如递系结构“称赞他有能耐”，前项“称赞他”的宾语“他”就是后项“有能耐”的主事；可是连动结构的前一项

虽然可以是动宾结构，但其宾语在意念上一定不会是后一项动词性词语的施事或主事，如“开着窗户睡觉”，前一项动宾结构的宾语“窗户”对后一项动词“睡觉”来说，既不是施事，也不是主事。

6. “学习认真”是主谓词组还是动补词组？

“学习认真”是主谓词组。检测的办法是：看能否插入“是不是”构成反复问句；能否插入“得”或“不”构成可能式述补词组。“学习认真”中间可以插入“是不是”，不能插入“得”或“不”，例如：

(1) 学习认真→学习是不是认真？

(2) 学习认真→*学习得认真 / *学习不认真
一测试，一比较，就可以知道，“学习认真”是主谓词组，不是述补词组。可能有人要问：“学习得认真”，“学习不认真”，不是也都能说吗？不错，他们也都能说。但要注意，“学习得认真”也好，“学习不认真”也好，它们都不表示可能性，不属于带可能补语的述补词组。“学习得认真”是属于带状态补语的述补词组，而“学习不认真”是属于主谓词组。

7. “论述清楚”是主谓词组还是动补词组？

“论述清楚”是有歧义的，它既可以看作主谓词组，如在“观点正确，论述清楚，条例明晰”这一论说里；也可以看作动补词组，如在“这些问题他能论述清楚吗？”这个问句里。作为主谓词组，在“论

述”和“清楚”之间可以插入“是不是”，构成反复问句，例如：

(1) 论述清楚 ➡ 论述是不是清楚？

作为述补词组，在“论述”和“清楚”之间可以插入“得”或“不”，构成表示可能的述补词组，例如：

(2) 论述清楚 ➡ 论述得清楚 [可能述补词组肯定式]

论述不清楚 [可能述补词组否定式]

8. “论说很清楚”是不是也跟“论说清楚”一样，既可以看作主谓词组，也可以看作述补词组？

“论说很清楚”跟“论说清楚”的情况不一样。“论说很清楚”只能看作主谓词组，不能看作述补词组。为什么？

要知道，带结果补语的述补词组，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不用助词“得”；二是作补语的成分得是简单的，即只能是单词，不能是词组。“论说很清楚”虽然不含有助词“得”，但动词“论说”后面的成分“很清楚”是词组，不是词。所以，“论说很清楚”跟“论说清楚”不一样，不能看作述补词组。“论说很清楚”属于主谓词组，我们可以在它的中间插入“是不是”，将它转化为问句。例如：

论说很清楚 ➡ 论说是不是很清楚？

9. “觉得很好”是动宾词组还是动补词组？

“觉得很好”是动宾词组，其中的“觉得”是动词；“很好”是宾语。为什么有人会搞不清楚呢？那是因为其中的“得”把人搞糊涂了。我们常常说，述补结构的形式特点就是有“得”或能插入“得”。现在“觉得很好”里有“得”，所以有人就以为“觉得很好”是述补词组了。这里重要的是要知道，“觉得”是一个词，不可能是“动词+得”，因为“觉”这个语素不能单独构成词。既然“觉得”是一个词，“觉得很好”就不可能是带“得”的述补词组了。那么能不能将“觉得很好”看作带结果补语的述补词组呢？也不能，因为动词“觉得”之后的成分“很好”是个词组；再说它也不能在中间插入“得”或“不”构成带可能补语的述补词组。

10. “决心学好汉语”里的“决心+学好汉语”是“状-中”偏正词组，还是述宾词组？

这在汉语语法学界有争议——有人认为是“状-中”偏正词组，有人认为是述宾词组。我们觉得看作“状-中”偏正词组比较合适。为什么？

第一，作为述宾词组，都能拷贝动词并加上“不”构成反复问句。例如：

看电影 ➡ 看不看电影？

喝咖啡 ➡ 喝不喝咖啡？

学习汉语➡学习不学习汉语？

参加考试➡参加不参加考试？

“决心学好汉语”不能拷贝“决心”并加上“不”构成反复问句。例如：

决心学好汉语➡*决心不决心学好汉语？

再如：

决心干➡*决心不决心干？

决心看完➡*决心不决心看完？

第二，“决心”不像是动词，他前面既不能加“不”，也不能加副词“没有”。

汉语里有两个“决心”，一个是名词，例如“他有一个决心”、“坚强的决心”里的“决心”就是名词；另一个是副词，“决心学好汉语”里的“决心”就是副词。

11. “继续学习汉语”里的“继续+学习汉语”是“状-中”偏正词组，还是述宾词组？

“继续+学习汉语”是述宾词组，不是“状-中”偏正词组。理由是：

第一，能拷贝“继续”并加上“不”构成反复问句。例如：

继续学习汉语➡继续不继续学习汉语？

再如：

继续开会➡继续不继续开会？

继续研究➡继续不继续研究？

继续向前走➡继续不继续向前走？

继续往前游➡继续不继续往前游？

第二，“继续”的句法功能表明，它是动词——

1. 能受“不”修饰，如“比赛不继续了 | 继续不继续”。

2. 能充任谓语中心，如“比赛不再继续 | 比赛还在继续”。

3. 不受“很”修饰。

根据 1、2 两项句法功能，大致可以判定“继续”是谓词；根据 3 这一项句法功能，它不会是形容词。所以将“继续”分析为动词比较合适。据此，“继续+学习汉语”分析为述宾词组是合理的。

12. “会弹钢琴”和“能弹钢琴”，它们在表达上有没有区别？

“会弹钢琴”和“能弹钢琴”在表达上有没有区别？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得说明“会弹钢琴”可以表示两个意思。譬如说“张三会弹钢琴”，意思（一）可以理解为“张三有弹钢琴的能力”，按这个意思，其中的“会”是一般动词，表示“熟习，擅长，有能力做”的意思；意思（二）可以理解为“张三有可能弹钢琴”，其中的“会”是能愿动词，或者说“助动词”，表示“有可能实现”的意思。（附带

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对“会”义项的设立,不是很恰当。《现汉》将“会英文”、“会滑冰”、“会画画”里的“会”看作表示不同意思的“会”,这很不恰当。)不管“会”看作一般动词还是助动词,从汉语的结构关系说,整个结构都分析为述宾结构,即动宾结构。

“能弹钢琴”,就它的基本意思看,接近于“会弹钢琴”的意思(一),即可以理解为“有弹钢琴的能力”。但是“能弹钢琴”和“会弹钢琴”在表意上有细微的差异——用“会”,意味着在说话人心目中这种能力不是人固有的,是通过学习才获得的;用“能”,则意味着在说话人心目中只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行,而不考虑是固有的还是通过学习才具有的。所以,如果在说话人眼里那种能力是固有的,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就一定用“能”,而不会用“会”。下面的对比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 他能挑 100 斤。

(2) *他会挑 100 斤。

说话人所以不用例(2)的说法,就因为一般在人眼里能挑多少斤,是一个人固有的能力,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能力。

13. “会弹钢琴”、“能弹钢琴”是什么结构关系?

“会弹钢琴”和“能弹钢琴”都是述宾结构。所

以有人会提出“‘会弹钢琴’、‘能弹钢琴’是述宾结构还是‘状-中’偏正结构”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有的语言里，如在英语、俄语里将助动词归入副词一类，将“助动词+动词性词语”分析为“状-中”偏正结构。

参考文献

- 张燕婴，2006，《论语》，中华书局。
马建忠，2007，《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黎锦熙，2007，《新著国语文法》，湖南教育出版社。
J.C.Nesfield, 1986, English Grammar Series, Macmillan.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tical Problems

The Chinese grammar is a body of rules set in Chinese language. There are many similar defining words, phrases and collocations. And this similarity makes them difficult to clearly distinguish. Therefore, it becomes very difficult for Chinese studies. This article has classified three kinds of such similarity: syntactic unit, word class and synthetic constituent. Furthermore, it has analyzed them from a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